



## 醉春烟的柳

### □ 窗外风

春天来得匆匆忙忙，几场暖风吹过，虽然依旧红绿皆瘦，但已让人忍不住把厚厚的冬衣脱掉。不过是几天的事儿，满街上都是着了裙装的女子，仿佛等不急天气转暖，就要摇曳出一个春天来。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提了草莓的小贩，红红的草莓，绿绿的叶衬托着，让人心神不宁。

犹记得多年前乍暖还寒的一天，儿子要求自己骑自行车上学。斑斓的小童车，儿子骑得炉火纯青，看他摇头摆尾地卖弄车技，风一般从身边掠过，忍不住就微笑。正是无知无畏的年纪，像春天刚起头，还有大好的时光在身后。

只是不能放心让他自己走，只得翻出许久不骑的自行车，在后面跟着，沿途听他絮絮叨叨，或者是不说话，各人想自己的心事。

是无意中的一个转头，一团淡淡的鹅黄映入眼帘。随之一阵怦然心动的惊喜：柳树已然发芽了！及至近前仔细凝望，那团鹅黄却消失了，只有手中的枝条隐隐地透着绿，毛茸茸的小芽悄悄地探出头来，柳树的枝条在春风里柔柔地舞动，像腰肢袅娜的美人。草色遥看近却无，柳树的绿也是这样的呀。

所谓草木知春，大概就体现在这率先的绿意上。柳树，这丝丝绕春柔的树里美人，轻歌曼舞中舒展着、炫耀着，展示将来未来的春天。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我觉得诗意的美就在于一个“醉”字，是“陶醉”的“醉”呵！千万条在春风里柔软了腰身的枝条，带了浓浓的绿意，柔柔地轻拂着湖堤，就像妙龄少女踏歌起舞的水袖，任谁见了也要醉上几分。

一切都刚刚好。四季里最优雅最高傲的时节，我总是想象一个袅娜的素妆女子，婷婷然托着陶罐，到河边汲水，腰是水边初发的杨柳枝儿，她直起身来歇息的时候，远处的山上会传来嘹亮的歌声。

记得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啊，美丽呢，也是要趁早的。她的天才梦里，除了出名就是要快快长大，好穿高跟鞋，涂鲜艳的口红。在我看来，努力也是要趁早，趁着刚刚好的春天。

将柳树指给儿子看，他只瞟了一眼，就转头向别处，再说的时候，就有些不耐烦，大意是：你都说过好多次了。我自是不能强求他与我有同样的感触，他有自己的内心世界，他的世界里到处都是新鲜的东西，柳树只占一个小小的

空间，怎么可能同我一样只注意柳树呢。柳芽一天一个样儿，每天早晨看到的柳树都同昨天看到的不同，从鹅黄到浅绿再到碧绿，从小芽到柳叶眉，世界就是如此神奇。阳光下有一种恍惚的感觉，这片刻的触动，让我神思恍然，我比自己想象的更容易感动一些。

春风刮过，大地一天一个样儿，柳树也一天一个样儿。一天，我同儿子骑着车，一天天，看柳树从枯树枝变成毛茸茸的绿，再到柳絮，这种弥漫在空气中随意舞动的小精灵漫天飞扬，一点点变成腰肢袅娜的树里美人，再到一个绿意盎然的世界。

而今骑着童车的娃已经变成了帅小伙，可是那个春天却在记忆里记忆犹新。

那天陪着母亲在河边散步，远远地见到一团团鹅黄的烟雾，在周遭的枯黄里，那一团团的鹅黄是那么的不真实，母亲眼神不好，犹疑地说：“难道是柳树发芽了吗？”我使劲点点头，说：“对！”不是柳树还能是谁呢，这么娇嫩的鹅黄，仿佛画家轻描淡写的涂鸦，一团团地涂抹在河堤的树上，让柳树与众不同起来，让人的心顿时舒朗起来，这醉春烟的柳呀，这给人以希望的柳呀……

## 忘了 记得

### □ 赵石磊

他86岁。  
6年前，老伴儿去世，他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

两年前，一次中风让他丧失了语言能力，智力退化。

他有三个儿子。  
除了吃饭睡觉，他唯一的活动就是在三个儿子的家之间不停地行走。三点一线，循环往复。每到一家他都是坐几分钟，看看忙里忙外的熟悉或陌生的身影，然后推开门，走向下一家。所有人都对他颤颤巍巍的身影习以为常。

老伴儿在世时，从老大家到老二家还有一段坑坑洼洼的土路。每逢夏日，路边的树荫下会有乘凉的农人。他和老伴儿无数次经过这里，放下马扎，与乘凉的邻居谈论三合山的枪声、胶东土炕的盘法、保存多年的秫秸和沟底种的花生……现在，这里变成了平整的水泥路，路口的梧桐树没了，乘凉的人群没了。他再也不能用浑厚而高亢的嗓音讲述那些激情澎湃的故事。老伴儿也再不能用听似埋怨的口吻喊他吃饭。他走在这条路上，目视前方，神色淡然，只管行走，没有惋惜，也不迟疑。

老伴儿在世时，从老三家到老三家还是一条弯弯

曲曲的窄胡同，两侧住着与他们年龄相仿的老伙伴。老王院内的榆树亭亭如盖，老赵家门外的古槐结了一个大树瘤。他曾无数次和老伴儿在这条路上看着孙子捉住正在奋力往树上爬的金蝉，或者撸下一串串雪白而带着芳香的槐花往嘴里塞……

现在，老友都已去世，房子废弃。断壁残垣，荒草丛生。木门已脱落残破，只是依稀可以看见贴春联的糨糊印迹。大榆树被老王的儿子卖到城里，好在古槐还在，尽管树瘤已经十分干瘪。他走在这条路上，表情有些复杂，还是只管行走，目视前方，没有惋惜，也不迟疑。

他一个人不停地穿梭在三家之间，无论风霜雨雪、寒暑交错。没有语言，没有目的，也没有终点。

他记得的人和事已经不多。他表情木然地看着给他拜年的外甥、前来问候的邻居、相交多年的老友……

他的步子迈得越来越艰难，呼吸声越来越重。

他只是不停地走。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停下来。

他是我的爷爷。

他忘了很多事，忘了树的无言，忘了世事沧桑。

但他还记得，他有三个儿子，他最亲的人。

## 快递“串”出幸福年

### □ 雨娃

老妈年前让我给在外地工作、今年春节就地过年的大哥快递一包年货。我接到包裹，目测分量够大哥吃一礼拜的，打开一看，有炸肉、炸鱼、炸藕夹、豆腐干、牛肉干和香肠，还有一包粽子，都是我妈妈自己做的。

我建议我妈少寄一些，寄这么多，我哥的冰箱也装不下呀。我妈说，他吃不了可以分送同事朋友。家乡寄来的东西，送谁谁不稀罕呀。再说，东西多了，发朋友圈也好看。

自从去年，我妈学会了玩微信，大哥这点爱好我妈算摸准了。一收到我妈寄去的東西，我哥就发朋友圈，顺便晒一下被老妈牵挂的幸福。

我这边刚将包裹给大哥快递出去，大哥的快递我也收到了，都是大哥工作地的特产。大哥心细，还附寄了一张菜谱，让我照着菜谱做。大哥微信交代说：“你负责做，老妈负责吃，老妈七十多岁的人了，该享受一下被儿女照顾的清福了。”

大哥为了表示感谢，还在网上给我选了两件礼物：一本刻有我名字的本子和一支笔。礼物深得我心，我忙给我妈打电话汇报喜悦，话还没说完呢，我妈就抢着说：“你大哥也给我快递礼物了。除了吃的，

还寄了一件外套、一件毛衣、一顶帽子、一台按摩器，还有一封信。”

我妈提起大哥的信，激动地说，你大哥这人是个“闷葫芦”，别看平时少言寡语，但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话都写在纸上了，仅感谢我的话就写了半页纸。

年前我妈已经“昭告”亲朋，今年过年不串门、不走亲戚。我妈老亲戚多，过年走亲戚对我们兄妹来说是个大工程。年前要囤好年货，过了春节，我和我哥兵分两路，一个负责南片，一个负责北片，一天走好几家，每家顶多坐一小时，否则那么多亲戚，一天走一家，等到假期结束也走不完。

我妈说，我姨姥姥和姑姥姥、舅姥爷年龄都大了，别的亲戚不走，这些亲戚还是得走一下，让我快递一些好一点的礼物给他们。

我妈说的“好一点的”礼物，我懂，就是有别传统年礼的、有新鲜感的礼物。我从网上搜了一些外地的特色食品，还网购了好几盆花，每家送他们几盆。一一让我妈“审核”过后，我再下单。

我暗喜，还是快递走

亲戚好呀，躺沙发上动动手指就行，索性给姑姑、姨妈和舅舅们也快递了一份礼品。春节“线上”拜年，一家人聊“快递”，说了半个多小时，真是比往年过年的话题丰富多了。

我妈说，今年这个春节过得既轻松又有意义。可不是咋的，我妈也收到了一大堆快递，都是“抄袭”的创意。这个春节，虽然大哥没回家过年，亲朋不互相串门，但快递“串”起的亲情也让这个春节年味十足。



## 春天读诗

### □ 舒一耕

每年春天，我都会拿出那本保存多年的《绘图千家诗》来读读，在万物复苏、春光明媚的日子，更能体验和感受古人的诗情画意。

手中的这本《绘图千家诗》，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大西边高原服役时从当地书店买的，古色古香。由于多年翻阅，书都有些破旧了，我却像对待老友那样不忍舍弃。

春读《绘图千家诗》，一开始只是凭感觉，说不出什么缘由，后来读到清著名文学家张潮的著作《幽梦影》时，才知道暗合了“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致别也；读诸子宜秋，其致畅也”的说法。春天里一派生机盎然，这个时候读古人的诗词文章，更能体会出诗文中的勃勃生机和欣欣向荣。

在难得的闲暇时光，或窗前，或月下，一盏香茗，一首古曲，春意融融里品味诗意，忘却浮躁和喧嚣，真是难得的生命体验。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

面不寒杨柳风”“春城无处不飞花”道出了春天的万紫千红和绚丽多姿；“诗家清景在新春”“春宵一刻值千金”道出了春天的诗意和珍贵；“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把春雨描绘得生动传神；“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装”是诗人对春天的迷恋和挽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对春天也好，友人也罢，写出了诗人的期盼和珍惜；“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描绘了诗人悠闲和疏懒的心境；“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白描出乡村农忙景象。

春天读诗，还能勾起自己的写作欲望，读春、写春，不失为一件趣事。

“渡水复渡水，看花还看花。春风江上路，不觉到君家。”如果用一首诗来表达春天读《绘图千家诗》的心境，我想，明代诗人高启的这首《寻胡隐君》一定是最适合的了。